

LA SANGRE

JULIA NAVARRO
LA SANGRE
DE LOS
INOCENTES

DE LOS

圣血传奇

上

[西]胡莉娅·纳瓦罗/著
刘冬花 程弋洋/译

七百年前，蒙塞古城堡被攻陷，里面的纯洁派被“十字军”处以极刑，

这段历史被秘密记载到一部手记中……

七百年后，纳粹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

仍然在这段历史中

寻找着自己的“根据”……

这是一首哀歌，还是一种壮丽，

抑或是人类无法摆脱的宿命？

INOCENTES

JULIA NAVARRO
LA SANGRE
DE LOS INOCENTES

奇情血

[西]胡莉娅·纳瓦罗/著
刘冬花 程弋洋/译

I551.45
N041-3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圣血传奇/(西) 纳瓦罗著;刘冬花,程弋洋译. —北京:
金城出版社,2010. 2
ISBN 978-7-80251-337-2

I. ①圣… II. ①纳… ②刘… ③程… III. ①长篇小说
—西班牙—现代 IV. ①I551.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14261 号

La Sangre de Los Inocentes © Julia Navarro, 2007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the Spanish language edition, entitled LA SANGRE DE LOS INOCENTES, by JULIA NAVARRO, published by Random House Mondadori S. A., Copy-right © Random House Mondadori S. A., 2007

Chinese simplified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GOLD WALL PRESS, Copy-right © 2010

本书经 Random House Mondadori S. A. 授权,由金城出版社在中国大陆独家出版其简体中文版本。非经书面授权,禁止以任何形式进行摘录、复制或转载。

圣血传奇(上册)

作 者	[西]胡莉娅·纳瓦罗
译 者	刘冬花 程弋洋
责任编辑	苏 雷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7.25
字 数	242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北京图文天地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80251-337-2
定 价	66.00 元(上、下册)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 11 区 37 号楼 邮编 100013
发 行 部 (010)84254364
编 辑 部 (010)84250838
总 编 室 (010)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64970501

献给我的母亲，马尔蒂娜·艾丽
阿·费尔南德斯，在我的记忆中，她
对所有的一切都表现出了爱。

谢谢，妈妈！

目 录

第一部分 鲜血与良知 / 1

“你不要这么看重这副魔鬼给你的臭皮囊。要坚持写，胡里安，一定要写！人们应该知道这里发生的一切。罗马教廷恨不得把我们清除得干干净净。只有白纸黑字才能证明我们曾经存在过，做过些什么，有什么样的信仰。这样，我们的历史才会有人记得。真相要通过文字记录才能保存下来。不能让那些人随心所欲地抹掉历史。”

第二部分 血染圣杯 / 81

“咱们还得等。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的，到那时我们就知道到底死了多少人了。我猜米莉亚姆被纳粹带走了，谁也不知道她究竟是被活活打死的，还是被盖世太保折磨死的。这些机密文件公开还需要时间。德国人暂时还无法正视自己，他们现在宁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也不知道自己纵容了什么事的发生。”

“那你呢，你是什么感觉？”

“我觉得羞耻。为自己感到羞耻，为这个国家感到羞耻，为所有的人

感到羞耻。要正视自己不是件容易的事。我是那种不想逃避一丁点儿责任的人，包括个人的责任。整个战争期间我都在这儿，我也可以像很多人一样舍生取义，但我没有。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生存，然后等待战争结束。”

第三部分 滴血的罪恶 / 269

“那是莱曼多父亲的解读，所以他才把仇恨教会的种子从小就深深埋在了儿子心里。莱曼多是脆弱的，他很可怜，天天就想着照胡里安修道士说的去报仇雪恨。他并没有读懂那本书的精髓，他不明白，胡里安修道士反对的正是暴力，他认为任何事业都不能成为暴力的理由。我认识莱曼多的时候，他还是个怯懦的少年，一心想讨父亲的欢心，天天盼着自己能实现父亲的期望。他也是个牺牲品。”

第一部分 鲜血与良知

“你不要这么看重这副魔鬼给你的臭皮囊。要坚持写，胡里安，一定要写！人们应该知道这里发生的一切。罗马教廷恨不得把我们清除得干干净净。只有白纸黑字才能证明我们曾经存在过，做过些什么，有什么样的信仰。这样，我们的历史才会有人记得。真相要通过文字记录才能保存下来。不能让他们抹掉历史。”

1

13 世纪中叶的朗格多克^①

我是个探子，一个心里充满了恐惧的探子。我害怕上帝，因为我以上帝的名义干了很多骇人的事。

哦，不！我的悲惨命运不能怪上帝，应该怪我自己，还有玛利亚夫人。实际上都是她！她无论面对什么都一副呼风唤雨的样子。谁都不敢忤逆她，哪怕是她的丈夫我的主子。

我要死了，死神在啃噬着我。我知道我的时辰到了。不过医生说我的日子还长着呢，他说我得的不是什么要紧的病。他检查了我的瞳孔和舌苔的颜色，给我放血排毒，可这些都无法减轻我的痛苦。这种痛苦已经伴随了我一生。

死神在啃噬着我的灵魂。我不知道我是谁，也不知道上帝在哪儿。我追随着自我和上帝，但却最终背叛了他们。

我把这些都写出来只是想让自己获得解脱，虽然我知道要是这些文字落到敌人手里我就死定了，不过，就算是落到自己人手里也一样。

天变冷了，要么就是我的心死了。我蜷缩在毯子里，寒气却刺入骨髓。

今天上午，拜尔修道士给我端了碗热汤来。他还想用圣诞节来临的消息让我振作起来。他告诉我，费雷修道士回头要来看我。我央求他，到时

^① 朗格多克：位于法国南部。当时并非法国的正式组成部分，而是一个独立的公国。

候我能不能不在场。费雷修道士的眼神能把人看得发毛，他说话慢条斯理的劲儿让我大气都不敢出；他注视的目光会把我打入地狱的：一想到这些，我就感到全身冰冷。

我还喃喃自语呢，可有谁会关心我冷不冷啊？

人们看到我写东西是不会起疑心的。这是我的工作啊！我是宗教裁判所的文书。

我身边的人也都不会起疑心。他们知道是夫人让我把这里发生的事都记录下来的。她希望，总有一天人们能够了解这些所谓上帝在人间的代言人有多么的丑陋！

我抬眼向天空望去，蒙塞古^①在云雾中若隐若现。我感到一阵心神不宁。

我想像着她四处弄权、众人唯其马首是瞻的样子。就算堂娜·玛利亚变成完人^②，她也改不了爱发号施令的毛病。真不知道这过的是什么日子！

笨重的门帘后面时不时能听见领主洪亮的声音。雨果·德·阿西斯好像今天心情不太好。可谁心情好呢？天寒地冻的，四处都白雪皑皑。我们从五月份就到这了，恐怕拜尔·罗杰·德·米拉普瓦先生还得被围困好几个月，大家都累了。不过米拉普瓦先生有当地人的支持，他们能在领主的眼皮子底下来往于前线，运送粮草，通风报信。

昨天堂娜·玛利亚写信来说让我今天晚上去见她。也许这就是我坐立不安的原因。

当地一个给领主送奶酪的农民来给我送的信。堂娜·玛利亚在信上说得很清楚，她让我到了晚上就离开营地，走到谷口，然后有人接我走小路到蒙塞古去。要是雨果·德·阿西斯知道有这么条小路一定会重重赏我，不过也有可能因为我没早把这事说出来而把我拉出去斩了。

① 蒙塞古：纯洁派教徒控制的城堡，位于法国南部的比利牛斯山。纯洁派是11至13世纪在法国南部流行的基督教派别，主张善恶二元论，被天主教会视为异端。

② 完人：纯洁派的传道者和导师。

下午漫长得没有尽头。

忽然有脚步声传来。是谁呢？

“胡里安，你怎么样啦？拜尔修道士跟我说你发烧了。”

费尔南多没打招呼就进了帐篷。胡里安修道士一下子站了起来，上前拥抱他。那是他的哥哥。胡里安暂时觉得好多了，就像小时候受到哥哥保护时那种感觉一样。费尔南多身材魁梧，气势凌人，能一拳把任何接近他的人打倒。不过最重要的还是他那沉着冷静的眼神。那种眼神能让任何对手缴械投降，而让自己人就像吃了定心丸一样安心。

“费尔南多！你怎么在这？哈哈，什么时候到的？”

“我们来了也就一个钟头。”

“你们？”

“嗯，还有五个士兵。阿尔比^①的主教杜朗·德·贝尔凯已经向我们团长求救了。阿尔杜·博纳和主教一样，很擅长排兵布阵。”

“主教派来援助雨果·德·阿西斯先生的人马几天前就到了。不过我不知道主教还找了圣殿骑士^②一起帮忙。他喜欢打仗，他最擅长的就是想出各种各样的器械和装置来消灭敌人。”

“我想也许他还有别的优点……”费尔南多露出一丝微笑。

“哦，对！他比雨果·德·阿西斯先生还会鼓动士兵。”

“嗯，对于一个主教来说这挺好啊。”费尔南多开玩笑地说。

“我想知道，你们圣殿骑士真的要铲除掉纯洁派么？我听说你们不喜欢迫害基督徒啊。”

费尔南多沉默片刻。然后他舒了口气，低声说道：

“别听那些胡说八道。”

① 阿尔比：法国南部城市。

② 圣殿骑士：正式名称是“基督和所罗门圣殿贫苦骑士团”，历史上著名的三大骑士团之一。第一次十字军东侵之后，为保卫地中海东岸的十字军国家，约于1118年在耶路撒冷建立的宗教性封建军事组织。

“这就是你的回答？你连我都不相信？”

“我当然相信你！你是我弟弟！好，我这么跟你说吧：现在我们眼前的敌人非常强大，光靠作战是无法打击他们的气焰。可他们干什么坏事了？他们生活得谦卑朴素，像真正的基督徒一样。”

“可是他们背弃了十字架啊！他们觉得那不是耶稣的所在。^①”

“他们的确不承认十字架的象征意义，不承认耶稣曾被钉死在那里。不过我不是神学家，我只是个打仗的。”

“你也是个修道士。”胡里安反唇相讥。

“我服从圣母教会的命令，就像我遵从上帝的旨意一样。不过这不同于我自己就没有脑子。我不喜欢迫害基督徒。”

“你不喜欢，你们的人也不喜欢。”胡里安故意强调说。

“那你呢？你喜欢看着女人和孩子被火活活烧死？”

这句话把胡里安激怒了。他划着十字架惊呼：“上帝保佑他们！”

费尔南多则用讽刺的语气断言道：“教会会让他们下地狱的。我们用不着伤心，该怎么着就怎么着。你我都不想看见无辜的人受难。至于圣殿骑士……我们得听教会的。教会召唤我们，我们就来了。剩下的就是执行命令了。”

“赞美上帝！你们是在执行命令，可你们要是不……”

“就是这样的。”

“你要小心啊，费尔南多。咱俩之间还有一个费雷修道士呢，他闭着眼都能把异教徒给嗅出来。”

“费雷修道士？那我可得告诉你，就我掌握的消息来看，他可不是个省油的灯。他怎么在这？”

^① 一些纯洁派教徒认为，上帝之子应该是一个没有具体形态的幻影，是纯粹精神的实体，因此绝对不可能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他现在领导我们多明我会^①。他发誓要把那些杀害我们无辜会友的刽子手送到火堆里去接受审判。”

“你指的是在阿维尼奈^②被杀害的多明我会会友？”

“对。他们当时去阿维尼奈寻找异教徒，结果被谋杀。同去的八个文书也被害了。莱曼多·德·阿尔法罗默许了这场阴谋。他是特罗萨伯爵在阿维尼奈的管家。”

“不过没有证据啊。”费尔南多表示不满。

“你不相信？”

这时两人听到背后有脚步声。胡里安和费尔南多回过头来，吃惊地看到费雷修道士进了帐篷，显然他听见了最后几句话。

这位宗教裁判所的审判官用质疑的眼光打量着费尔南多，费尔南多却泰然自若。

“您是？”

“我是费雷修道士。刚才有人问您是不是不相信阿尔法罗参与了对我们两位会友的谋杀……”

“没有证据能证明。”

“证据？”费雷修道士怒吼道，“你知不知道阿尔法罗把我们的人扔到城堡的尖塔里去住，谁都找不着，谁也别想救他们！你知不知道就是从这这个倒霉该死的蒙塞古里逃出去的一小撮人在大半夜把他们给杀了！教会不会就此罢休的！那群自称是完人的基督徒就是一帮混蛋刽子手！”

胡里安全身都瘫软了，惊恐地看着费雷修道士。费尔南多打量了一下费雷修道士，觉得自己不该和他挑起争端。

“事情发生的细节我也不清楚。既然您说是那样的，那就是吧。”

费雷修道士把目光转向胡里安，而此时的胡里安已经只有出的气没有

① 多明我会：天主教托钵修会之一。1215年，多明我会由西班牙贵族多明我创立于法国图卢兹。以布道为宗旨，着重劝化异教徒和排斥异端。曾受教皇委托，主持宗教裁判所。

② 阿维尼奈：法国南部城市。

进的气了。

“拜尔修道士不让我来看你，说你需要休息。可我要是对你不闻不问就太缺乏怜悯和善心了。现在你有人陪了，我另择他日再来造访。”

话音未落他就走了，和来的时候一样迅速。

费尔南多随即笑道：“行啦，至于吓成这样？你看你脸色煞白的。他不是你在上帝面前的兄弟么？”

胡里安颤颤巍巍地说：“你……你不了解他……”

“我可不想站在异教徒的角度去看他。依我看，要说这位费雷修道士缺点儿什么的话，那就是同情心。”

“我猜，你应该很清楚自己的母亲还在蒙塞古吧，你最小的妹妹还陪着她。”

费尔南多表情严肃地点点头，神色焦虑。一想起自己的母亲堂娜·玛利亚他就心口一阵疼痛。虽然他爱母亲胜过爱父亲，可却从未和母亲亲近过。堂娜·玛利亚精力充沛，一刻也不安分。尽管她也疼爱呵护孩子们，为他们的将来操心，唯独对母爱却非常吝啬，很少和孩子们亲昵。

胡里安承认说：“我，呃……有时候能见到她。”

“这不奇怪，城堡里一刻也没断过跟外界的联系。大家都知道他们有人能从一条只有他们自己知道的小路下来再上去。不久前我母亲还给我写了封信。”

“给你写信？”胡里安很吃惊，“只有她才敢做出这种事来！”

“不用担心，我母亲很聪明，不会拖累我们的。是我姐姐玛丽安家的一个仆人把信给我的。玛丽安的丈夫堂·贝特汉·达米侍奉莱曼多伯爵，所以玛丽安能经常有我母亲的消息。现在，既然我来了，就想见见我母亲。我也不知道怎么才能见到她……也许你能帮我。”

“千万别！雨果·德·阿西斯先生会杀了你的！主教会把你赶出教会的！”

“好啦，胡里安，我总会有办法的。我想试着说服她离开蒙塞古城，

哎，你也不是不知道，他们对纯洁派教徒不会手软的。我得去劝劝她，为了我父亲我必须得去，这也是为了我们的父亲。”

胡里安低下头，神情窘迫。想到自己是堂·胡安·德·昂萨^①的私生子，他的五脏六腑都剧烈翻腾起来。

“行啦，胡里安，我可不想看你这副没出息的样子！”

胡里安坐下，给自己倒了一大杯水，一口气喝干。费尔南多一言不发，耐心等自己的弟弟平静下来。

“你见过堂·胡安啦？”胡里安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几个月以前的事了，正好我回国，就转道去了趟昂萨看父亲。待了没两天，不过已经足够让我们开诚布公地面对彼此了。他依然爱着母亲，自从他把她娶回家以后爱就没变过。他很为母亲担心。他希望我能把母亲和妹妹救出来。我向他保证会尽全力劝说母亲离开蒙塞古城。不过我们俩都很清楚她不会的。她会坦然面对死亡，因为她什么也不怕，连上帝都不怕。”

“堂·胡安身体还好吧？”

“他病倒了，瘫得都走不了路了，还心律失常。我大姐精心照顾着他。你也知道，堂娜·玛尔塔成了寡妇，她就带着两个孩子回到老宅，跟父亲相依为命。”

“她永远是最受宠的一个。”

“她是几个孩子里最大的呀。那时因为母亲老不怀孕，她差点就成家里唯一的孩子了。当然了，除了父亲生的其他孩子……”

“哼，除了那些私生子。堂·胡安是爱着堂娜·玛利亚，可他追起别的女人来一点也不犹豫。”

“你母亲很漂亮。”

“嗯，应该是吧。可惜我没福分见到她。”胡里安叹了口气。

两个人都不说话了，各怀心事。空气霎时间凝固住。拜尔修道士的一

^① 当时的人名常以自己所在的地区结尾，昂萨是堂·胡安·德的家乡。

声咳嗽打破了沉寂，两个人才醒过神来。

“叨扰啦，费尔南多先生，我来看看胡里安修道士是不是好了。不知道他现在有没有力气跟我们去吃晚饭，还是我们给他拿到帐篷里来……”

胡里安答道：“要是你们不介意的话，我想待在帐篷里。我不太舒服，也许睡一觉就好了。”

拜尔修道士说：“我跟医生说再给你检查一下。”

“不！我求你了！别再给我放血了！给我来点热汤吧，再来点面包，我蘸着葡萄酒一吃，比什么都强。拜尔修道士，我累死了……”

费尔南多附和道：“他说的没错。我弟弟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休息。没有睡觉治不好的病。”

“费尔南多先生，雨果·德·阿西斯先生和别的骑士们还等着您去吃晚餐呢。”

“我一刻也不会耽搁的，您把热汤面包还有葡萄酒拿来的工夫我就去了。”

拜尔修道士快步走出帐篷，心里为胡里安苍白的脸色担忧。上帝原谅我吧——他心想，他知道自己从胡里安的脸上看到了死神的影子。

帐篷里又剩下他们两个人，费尔南多说道：“勾起了你的伤心事，我很抱歉。”

“没事。”

“不，我真的很抱歉，因为我很看重和你的关系。不管你愿不愿意，咱俩都算半个兄弟。你也没必要为此难过。你的父亲是昂萨的贵族。”

“母亲则是你们家的仆人。”

“她年轻貌美，又招人喜欢，除了献身给自己的主子还能怎么样呢？我也没说应该怎么样，我也不赞同她这么做。不过你我都清楚这种家族里出来的人都是有私生子的。你就算幸运的了，我母亲从来没有把私生子赶出过家门，对生这些孩子的人也没有怎样。她一直想让每个孩子都得到应有的身份，尤其对你。”

“可我还是个私生子。”

“我们在上帝面前都是一样的子民。最后审判的时候不会问你是怎样出生的，而是问你一生都做了什么。”

胡里安一阵惊恐，他开始不停地咳嗽。费尔南多倒水让他喝，可他根本停不下来。

“你放松，喝口水。哎呀，你怎么了？”

“最后的审判……我会去地狱的，我知道。”

胡里安全身颤抖，眼泪顺着面颊流下来。恐惧和担忧让这个宗教裁判所的文员在一瞬间变成了孩子。

“胡里安！你怎么会这样想啊？”

“是你母亲！就是她让我这样遭罪的！”

“你闭嘴！你怎么敢说出这样的话来！”

泪水淹没了胡里安的脸，他痛苦地抽搐着，倒在自己那张简陋的床上。费尔南多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不愿看到胡里安这个样子。他一直都爱护着这个弟弟，在几个兄弟里他最疼爱的就是他。

“幸好跟我们一起来的有阿尔芒。他是个很好的医生，去过东方，也在那儿增长了不少见识。我让他来看看你，他会治好你的病的。现在，我得走了。明天我再来看你。”

费尔南多走出帐篷。他为弟弟的痛苦感到不解。让他揪心的不是胡里安肉体上的病痛，而是心灵所受的折磨。

2



胡里安蜷缩在床上好久。拜尔修道士拿来热汤、面包还有葡萄酒的时候，他动都没动一下。他宁愿赖在床上装睡也不愿再跟人谈论他那该死的健康问题。听到拜尔修道士的脚步声远去了，他才坐起身，拿起面包蘸着葡萄酒吃。酒有点冲，反倒让他慢慢清醒过来。他猛喝了一口热汤，又躺